

搶救牛埔遺址

文／劉克竑・圖／劉克竑、洪夙慶

摘要

牛埔遺址是彰化縣境內面積最大、內容最豐富的史前遺址，位於八卦丘陵的東北角，屬於彰化縣彰化市牛埔里。2008 年 12 月，我接到業餘考古家張朝欣先生通知：「有人正在牛埔遺址進行工程開挖，遺址遭受大規模破壞。」到了遺址現場，才發現破壞的情況，遠比想像中還要嚴重。開挖的面積達好幾公頃，不計其數的陶器破片和石器暴露在地面上。就花了好幾天的時間，儘可能撿拾暴露在地表上的考古遺物。

我們在本館內依照標準流程，進行清洗、晾乾、分類、編號、測量、登錄等處理步驟，最後計算結果，共獲得 400 多件石器，以及大約 5000 塊陶器破片。陶器大致可以分為大埕坑文化、牛罵頭文化、營埔文化、番仔園文化 4 大類。石器包括磨製或打製的石鋤、石片器、巴圖形石器、石刀、石鏟、兩綫型網墜等。

或許有人認為，我們在這麼短的時間裡，只用了很少的經費與人力，就獲得這麼豐碩的成果，真是太幸運了。其實，遺址一旦遭到擾亂，就已經蒙受無法彌補的重大損失，遺物縱然沒有破損，也失去了它的「脈絡關係」，喪失了大部分的科學價值。我們無法利用搶救出來的遺物，了解關於牛埔遺址史前居民的問題。所以這不只是一個遺址消失的問題，而是對於彰化縣，甚至臺灣中部地區的歷史，留下了一段巨大的、無法彌補的空白。

關鍵詞：彰化縣史前遺址、牛埔遺址、大埕坑文化、牛罵頭文化、營埔文化、番仔園文化

牛埔遺址是彰化縣境內面積最大、內容最豐富的史前遺址，最近被毀掉了。

牛埔遺址位於八卦丘陵的東北角，行政隸屬於彰化縣彰化市牛埔里。如果從臺中市去，可以走中彰快速道路（臺 74），往南直到盡頭，遇到彰南路（臺 14）轉向東南，這時看南側的八卦丘陵邊緣，有一片高約海拔 50 公尺的臺地，遺址就在臺地表面上。過去十餘年間，本館人類學組，曾在這裡進行多次地表採集，撿拾了不少考古標本。



圖 1. 挖土機在牛埔遺址上開挖

2008 年 12 月，我接到業餘考古家張朝欣先生的通知：「有人正在牛埔遺址進行工程開挖，遺址遭受大規模破壞。」就和連偉翔、陳華山攜帶裝備匆匆前往。

他們兩位在本館擔任臨時工已經 7、8 年了，擁有相當豐富的田野考古工作經驗。到了遺址現場，才發現破壞的情況遠比想像中還要嚴重。只見挖土機翻起泥土，裝上砂石車，傾倒在 200 公尺外較低的地方，藉以整平土地（圖 1）。開挖的面積廣達好幾公頃，不計其數的陶器破片和石器暴露在地面上，俯拾皆是，幾乎可以用「尸橫遍野」來形容。更糟糕的是，工程似乎已經接近尾聲，即使阻止工程進行，可能也有點晚了。我當時立即前往彰化縣文化局，面見文化資產課林課長，告知牛埔遺址被破壞的事情，課長向我保證說：「因為年底公務繁忙，所以疏忽了，造成遺址遭到破壞，文化局過幾天會前往現場勘察。」雖然我對這個回答不太滿意，但既然課長已經這麼說了，也無可奈何。那麼我們能做的事，就只有儘可能撿拾暴露在地表上的考古遺物了（圖 2）。



圖 2. 採集考古遺物

採集考古遺物的方法，說起來也很簡單，就是在被挖開或傾倒土方的地面上，有規律地緩步前進，反覆踏遍每一塊土地，同時眼睛緊盯地面，只要發現可疑的目標，就彎腰撿起來仔細查看，如果是石器或帶有明顯特徵的陶器破片，就收進塑膠袋中；如果只是不相干的石塊，就扔回地上，所需要的只是能夠辨認考古遺物的眼力而已。所以接下來幾天，我們不斷在遺址上走來走去，拼命撿拾標本。同時還有幾位業餘的古物採集者也聞風而來，大家各撿各的。不過他們的目標，通常以比較完整的石器或玉器為主，所以就把一些順手撿起來的殘破石器或陶片送給我們，也算是幫了不小的忙。

有一天上午，連偉翔撥開地表的浮土，發現一個大陶罐的口部破片，花了一番工夫清理出來（圖 3），大約保留了四分之一個罐身。到了中午，清理工作還沒有完成，大家就先去用餐。回來時，遠遠望見挖土機正在那個地點挖掘，不禁倒抽一口冷氣，趕緊衝上去攔阻。當時挖土機的抓斗離陶罐只剩下 10 公分，只要我們再晚來一步就全完了。這個陶罐能夠搶救下來，真是叨天之幸。

除了撿拾之外，我們還把砂石車傾倒的土堆用鋤頭扒開，在其中尋找考古遺物。由於標本實在太多了，裝滿標本的塑膠袋數量也迅速累積。最後，雖然地面上還留下不少陶器碎片，但暴露出來的重要標本，應該大部分都被撿起來了。



圖 3. 清理大陶罐

但我們對於已被擾亂，但仍掩埋在土中的大量標本，卻完全無法處理。

我們將檢到的大量標本運回本館，在館內依照標準流程，進行清洗、晾乾、分類、編號、測量、登錄等處理步驟，最後計算結果，共獲得 400 多件石器，以及大約 5000 塊陶器破片。陶器破片大致可以分為 4 大類：



圖 4. 大垆坑文化帶劃紋陶罐口部



圖 5. 牛罵頭文化繩紋陶罐口部

一、大垆坑文化：年代大約在距今 5000 多年到 4500 年之間，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。陶器的特徵是黃色或橙色的夾砂陶或泥質陶，罐口有的帶有環繞頸部的凸脊，有的劃有花紋，頸部以下拍印繩紋（圖 4）。

二、牛罵頭文化：年代大約在距今 4500 年到 3500 年之間，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，應該是從大垆坑文化演變而來。陶器大部分是橙色的夾砂陶，小部分是泥質陶。以罐型器為主，器型大致上是侈口、縮頸、鼓腹，頸部以

下拍印繩紋，但口緣的大小、高低、厚薄與形狀各不相同，有的外翻，有的唇部內斂，風格變化多端（圖 5）。罐底部有些是圓底，有些帶圈足。泥質陶器以帶有高圈足的三連杯碎片居多。除了陶容器外，還有陶蓋、陶手環、陶紡輪等。



圖 6. 營埔文化陶罐肩部帶乳丁

三、營埔文化：年代大約在距今 3500 年到 1500 年之間，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。絕大部分是灰黑色或淺褐色的粗砂陶，少數是泥質陶。這次我們採集的營埔文化陶片數量，比牛罵頭文化少得多，可能因為營埔文化的年代較

晚，文化層比較靠近地表，所以先被破壞了。營埔文化的陶器類型以罐為主，口緣部分的變化不多，一部分陶罐的口緣和肩部帶有紋飾，包括圈印紋、劃紋、橢點紋等；還有 2 件陶罐的肩部破片，帶有成列的「乳丁」狀凸起（圖 6），非常罕見。此外，我們還撿到好幾支「陶獸足」，可能是「陶鼎」的支腳。

四、番仔園文化：年代大約在距今 1500 年到 400 年之間，屬於鐵器時代，也可以說是中部平埔族的較早階段。在以往牛埔遺址的調查報告中，很少發現這個時代的陶器。大致上來說，這批陶器呈淺灰色，夾細砂，器壁薄而堅硬，



圖 7. 彩陶片

燒成溫度較高。器型以罐為主，形態單純，很少變化。器身也很少紋飾，只在少數陶器的口部，有平行的條狀淺刮紋而已。在大肚山地區同一時代的遺址中，有時可發現類似的陶器。

除此之外，我們還發現了幾片繪有黑彩花紋的陶片（圖 7），但是不能確定它的時代與文化歸屬。



圖 8. 打製石鋤

至於石器的內容，就更精采而豐富了。數量最多的是磨製或打製的石鋤（圖 8），是用來挖土耕種和除草的農具；石片器是最簡單的石器，只從礫石上打剝下來的石片，利用銳利的邊緣當作刀刃來切割；巴圖形石器（圖 9）是超大型的

磨製石鋤，可能是農耕巫術儀式中使用的

道具；磨製石刀是用來收割小米的工具；磨製的石鏟，用法與斧頭、鑿子相似，是木工用具；兩縊型網墜（圖 10）是捕魚的工具，繫在漁網邊緣，使漁網快速下沉。這批石器的數量雖然不少，但要確認它的時代與文化，因為沒有可靠的出土層位，而產生了不小的困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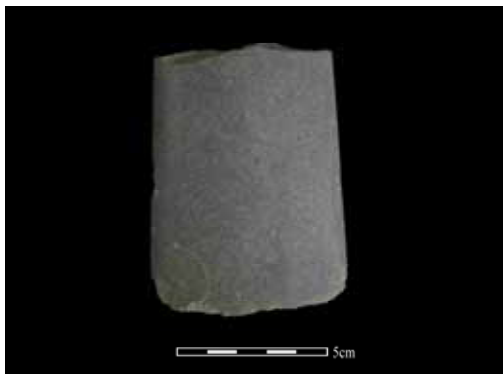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9. 巴圖形石器殘段



圖 10. 兩縊型網墜

或許有人認為，我們在這麼短的時間裡，只用了很少的經費與人力，就獲得這麼豐碩的成果，真是太幸運了。其實，遺址一旦遭到擾亂，就已經蒙受無法彌補的重大損失，遺物縱然沒有破損，也失去了它的「脈絡關係」，已經喪失了大部分的科學價值。打個簡單的比方，遺址好比一本書，每件遺物都像是一個字。用挖土機挖遺址，再把散落一地的遺物撿起來，就好像把書上的字，一個一個剪下來，堆成一堆，結果雖然每個字你都認識，可是你卻無法知道這本書在說什麼，這就是因為字與字之間的脈絡關係已經喪失了。再高明的考古學家，也沒有辦法用已經失去脈絡關係的考古遺物，來進行深入的研究。所以我們也無法利用搶救

出來的遺物，了解關於牛埔遺址史前居民的問題。所以這不只是一個遺址消失的問題，而是對於彰化縣，甚至臺灣中部地區的歷史，留下了一段巨大的、無法彌補的空白。

新版的「文化資產保護法」於民國 94 年修正施行，把管理考古遺址的責任，由以往的內政部，改由縣、市等地方政府負責。這個方向本來是正確的，但有些縣市文化局(或處)文化資產課的人員，可能不太清楚如何辦理遺址的相關業務，或者顧慮太多，或者可能有其他的原因，面對考古遺址遭到破壞的案件時，往往無法立即反應處理，而造成無法估計的損失。像這一次彰化縣文化局的表現，就非常令人失望，直到兩個月後的現在，遺址上的施工早已結束，學術單位與民間自發的搶救工作也告一段落，我們卻仍然不知道他們究竟做了什麼？

參考文獻

何傳坤，2000。彰化地區史前文化。彰化文獻創刊號：5-28。彰化市：彰化縣文化局。

郭素秋，2008。彰化縣遺址普查計畫 第一期，彰化市、福興鄉、花壇鄉、芬園鄉、員林鎮。彰化市：彰化縣文化局。

趙金勇、鍾亦興，1992。彰化縣彰化市牛埔遺址調查報告，田野考古 3(2): 49-66。

臧振華等，1995。臺閩地區考古遺址 彰化縣、雲林縣、嘉義縣、嘉義市。內政部委託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。